

记忆中的香港旧事

吴瑞卿旁白及杜煥讲话文字下载

二十年代

二十年代穗港比较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由1926年正式移居到香港，到他1979年過世，佢在香港生活了54年，見證了超過半個世紀的變遷。在1975至1976年，旅美學者榮鴻曾博士請杜煥把他生平所唱南音和其他曲藝重唱錄音。唱了三個多月幾十小時之後，杜煥更即興唱了六小時《失明人杜煥憶往》，唱他自己一生的故事。在「一個警師的故事」的單元里，杜煥的南音已經唱出了很多香港物事。在唱曲錄音過程中，杜煥接受了榮鴻曾博士的訪問，又經常與榮鴻曾閒聊，講了不少幾十年來他親身經歷的所感所聞，都是香港社會和生活史寶貴的第一手資料。本單元輯錄了杜煥講述香港舊時物事的點點滴滴。1920年代，廣州時有軍閥混戰，1925年省港大罷工，杜煥是那一年第一次到香港的。他對當時廣州和香港的生活，作了一個比較。

杜煥講話：

我恨跟人哋落嚟香港撈，嗰陣時話嚟香港搵食，平好多。嗰陣時呢處買廿斤米，廣州市就賣十斤、九斤、八斤。雞蛋，買一毫子十只，佢上面賣一毫子三四只。又貴啲啦，搵錢又難啲啦。周時都軍閥呀，又打商船，又話打田雞，唏！好多嘢。我哋嚟廣州市嗰時唔係好世界嘞！周時都槍林彈雨，最慘係民國九年、民國十年、民國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年，呢幾年最慘。年年都有一兩仗嘅，戒嚴嘅，枕住打嘅……

女歌伶及八音館

吳瑞卿旁白：

杜煥1926年正式落香港居住，1929年和一位歌伶結婚。當年聽歌伶唱曲，是一種主要民間娛樂。歌伶是怎樣的？在哪儿唱曲？

杜煥講話：

唱腳，即係舊時叫做唱腳，即係歌伶。舊時好少嘅，一系上茶居唱，抑或去人哋啲燈籠局呀，嗰啲咁去唱；歌伶嚟嘅。就因為佢好唱歌，我哋都係叫做唱歌人。由於嗰陣時越南街有間八音錦，嗰間八音館叫「八音錦」，啲伙記𠵼把冷（下去聲）識嘅，由咁樣群慣至識嘅。

八音樂師弦索手

吳瑞卿旁白：

以前聽歌的場所，叫「八音館」，音樂師叫做弦索手，行內俗稱「誼誼佬」。當年鴉片公賣，八音館樂師原來大多都吸食鴉片。

杜煥講話：

嗰陣時我哋嚟越南街嗰間「八音錦」，嗰間八音館，晚晚收工都成乍（下去聲）喺處打牙較呀嘛，由嗰度識呀。盲公唔係個喺度嘅，不過我就識嗰啲人，嗰啲八音佬，即係玩樂器嗰班人。里边八音館嗰班人我𠵼把冷（下去聲）識咁解。點解我哋會識呢？你知道啦，舊時嗰啲誼（下平聲）誼（上平聲）佬个个都係道友嚟嘅。所以點解我做盲人，人哋做盲人，喺油麻地度，點解我識咁多人呢？佢哋嗰啲人又咁

少呢？因为我哋识得人多就系咁嘅理由呀！（荣：就系嗰味嘢！）系！系嗰……旧时好丰盛嘛，真系随街随巷都系嘅！

旧日警师有排场

吴瑞卿旁白：

杜煥到了香港不久，就在烟馆和妓院娼寮唱曲，生意很好。南音唱得好的警师，就有很多客人叫唱，爱听的捧场客对他们也颇尊重。

杜煥讲话：

登台就唔系嘞！呢边一碟生果，呢边一碟咸榄冰糖，嗰度一壶茶，呢头逗低个箏，呢头就有人茶嚟水到，生果又到位。呀！你做起嘢上嚟，唱起嘢上嚟，隔篱人有拨扇俾你，何乐而不为？嗰啲嘅架子系点？霄夜，问过先生你钟意食乜嘢：整乜嘢霄夜呀？问你。人哋主家食炒粉炒面啫，你系唱嘅，梗系煲饭俾你食。

三十年代

花酌酒局大厅细厅

吴瑞卿旁白：

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香港未禁娼之前，杜煥在油麻地、西环和石塘咀等地方的娼寮娼寮谋生，在花局酒厅唱曲。花局是怎样的呢？什么叫花酌？唱些什么？

杜煥讲话：

花酌就嘅老举寨唱。佢咁嘛，花酌就系买个厅，有大厅有细厅。人多就买大厅，人少就买个厅仔。厅仔即系六七个人一间。买个前边嘅叫做大厅，即系对面家下叫寿星公嗰啲，就叫做大官。后边嗰啲近厨房嗰啲叫细厅，近骑楼啲叫大厅。单边几个叫做最大。有啲几围嘅！咁嘛！各有各叫花嚟陪酒呀，呢啲叫做后土，叫陪酒呢啲叫做酒局。（荣：佢哋食紧嘢你就唱？）多数系咁，有时未食嘢嘅有啲，有啲未开围就叫我哋去唱嘢，随意叫。酒厅唔系嘅，多数《秋恨》呀，《别姬》呀，《偷诗》呀，《问米》呀呢啲嘢多。男女《烧衣》就老举寨多。

酒厅烟局罗汉床

吴瑞卿旁白：

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香港娼妓和洋烟，即是鸦片，都是合法的。妓院里的酒厅烟局是怎样的？

杜煥讲话：

酒厅咁嘅，喺，呢间厅，有张罗汉床，罗汉床前面有两张大马鼓（音「壺」），四方头嘅，一个烟局。有烟局呀，开边打麻雀打鸡呀咁，呢啲系厅嘅格嚟。我哋就俾张茶几槓（上去声）住个箏咪唱嘢！嗰边罗汉床咪听紧嘢嘢，开边打鸡又听紧嘢，咁嘅。（荣：原来酒厅梗有嗰啲局嘅？）梗嘅！旧时明嘅嘛，香港有公烟卖嘛！

偷师南音编入粤曲

吴瑞卿旁白：

南音本来是失明警师或师娘卖唱为生的曲艺，后来粤剧和粤曲也有南音。根据杜煥的回忆，粤剧著名的撰曲人例如吴一啸、南海十三郎、朱顶鹤等，都是听了警师唱南音而编入粤曲的。

杜煥讲话：

朱顶鹤唱嗰支《贺新年》，之唔系平时听我多，嗰支《睇灯》嘢！嗰时晚晚喺度嘛，喺油麻地嗰边。捞呢行，捞偏门呢行，真系冇乜边个唔识，所谓通宵达旦。差不多晚晚都有唱呢三支嘢嘞。《睇灯》呀，《别姬》呀，《偷诗稿》呀！好耐嘢，嗰阵系歌林。等我吓吓系边个……编曲，收尾啲粗嘢至系朱顶鹤编啫。三郎啲……好似南海三郎，同埋吴一啸。嗰支《偷香圣手》，入碟咪因为听我哋唱《诗稿》唱得多，喺度编入去嘅嘢。《偷香圣手》，嘿，唔知边嗰入碟，唔记得咗。点解我知道呢？因为临到偷香嗰阵时，仍属我哋唱南音嗰首咁嘅词，咁尤其是知道系边个打嘅……喺我哋嗰支《夜偷诗稿》嚟编落去之嘛。哩，家下朱顶鹤嗰支《贺新年》同埋嗰支《别姬》呀。佢晚晚喺处，喺张尾床位处，我唱就喺厅处唱，佢就缩埋喺里面牙床，对住支死人灯，听一句抄一句嘢，听一个字抄一个字，抄唔起咪听晚嘢。收尾返去咪编咗子喉嘢……编咗段南音嘢。

伙记帮忙街坊关照

吴瑞卿旁白：

旧时九龙油麻地和旺角，有八音馆，有妓寨，有烟馆，有草根阶层和失明人租住的唐楼。草根阶层有他们生活网络，互相帮助。

杜煥讲话：

我不嫖住旺角。（荣：咁佢地点嚟叫你呀？）叫呀！哦！有好多地方叫我嘅！战前，即系未打仗之前，喺北海街有档烟仔枱，嗰档烟仔枱喺横门嚟，喺北海街，喺越南街口！嗰处我晚晚喺度倾偈，嗰个更仔，正所谓睇住我喺处倾偈，喺度倾几个钟头。（荣：咁佢哋要你，就走嚟烟档叫你去。）喺烟仔枱叫，伙记好好！伙记踩单车叫我出去，如果早就！夜就唔系，夜就同我记低，如果十点钟之前，佢梗使个伙记踩架单车入去叫我嘅。

搭食解决饭餐

吴瑞卿旁白：

旧时香港，搭食是普罗市民解决饭餐的其中方式。第二次大战之前，饭馆和茶楼是不同的，茶楼以茶和点心为主。

杜煥讲话：

未有佢（指其妻子）嗰阵时就搭食。旧时好多人搭食嘅香港。喺楼好多人搭人哋，有啲搭头房，有啲搭二房，搭人哋啲有住家嘅食。有几何同人出去食呀？冇嘅旧时。旧时茶楼边有饭卖！旧时茶楼冇饭卖，系自日本打七七卢沟桥事变后，香港啲茶楼至有饭卖咋！唔系冇嘅。（荣：啲茶楼净系饮茶？）饮茶、点心、包、饼食，系咁嘅咋！晏昼有啲荷叶饭，朝头早亦有啲荷叶饭嘅咋，边有饭卖？自系七七卢沟

桥事变后，朝头早就有啲牛腩饭呀，又话扣肉饭呀，肉饭呀，一盅盅咁卖嘅。旧时有嘅，整整吓就有炒卖卖，旧时茶居边有嘅。

恋爱逛街消费不俗

吴瑞卿旁白：

二十年代尾，杜煥因为人精灵，又唱得好，卖唱的生活和收入不错。后来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，是个女歌伶，两人收工就相约见面行街，以杜煥的收入，拍拖消费原来也不错。

杜煥讲话：

佢（第一任妻子）系歌伶尾，又唔系行前咁啦！如果佢当红又唔会同我哋行呀。咁我以前搵得钱呀，可以够充襟使。嗰阵时行，使一个几毫就好活泼啦。

租房规矩多

吴瑞卿旁白：

杜煥结婚后，在油麻地吴淞街47号3楼租住一个房间。当年租房原来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。

杜煥讲话：

你知道旧时香港地咁衰嘛，如果话有咗肚至去租地方，俾佢知道，要讲明嘅，要好价钱跟尾。又话要你几多只生鸡，又话几多利是，拜地主，派街。生定你嘅佢处有肚就唔会讲嘅咋，你有咗至入去住就要嘞。有呢啲咁嘅问题嘛！所以有咗一两个月佢唔知嘛。

婴儿难养易夭折

吴瑞卿旁白：

杜煥曾经生过四个儿女，不全部都幼年夭折，养得最大的一个也只养到五岁就死去。杜煥忆述旧时婴儿夭折率高，广华医院每天都有死婴。

杜煥讲话：

嗰时好多嘢嘅，又话急惊风，好恶养嘅。嗰阵养细路讲话咁容易呀？广华医院朝朝嗰张床真系二三十个掉嘍处嘅，好似家吓咁呀？所以话旧时啲婴儿唔系易养嘅，家阵就话易养嘅之嘛。旧时婴儿好恶养嘅，我哋父母九胎至有四个。好似家下咩，家下啲细路出世有九成几。轮到我哋做父母嘅时候都好化学之嘛！战前啲啲婴儿都好难养嘅。话名叫做养过四胎嘍嘅。

香港发达有三家

吴瑞卿旁白：

战前香港有三种人赚到很多钱，杜煥形容为「发三家」，三家是什么人？

杜煥讲话：

旧时在香港，即系我哋初到香港嗰十零年，即未废娼之前，即系仲有花界嗰阵时哩，1935年废花界嘛。废娼嘛，先就废西人嘅，第二年至废我哋唐人呀。废娼！有娼之时，周围嗰啲具乐部，啲具乐部兴点呢？所以香港地叫做发三家呀嘛，旧时呀，捞家、蟹家、客家咁嘅。发三家嘛香港旧时。点解发三家呢？蟹家，蟹家者即系艇上啦，旧时运盘货，呀，盘货里面就好多嘢啦！正所谓旧时嗰啲杂差守尖沙咀同埋守长洲，叫做金山埠咁巴闭嘛；第一地方嚟呀。旧时运动都要搵嗰啲地方守嘛。客家就咁，香港地就客家地头嘛，香港呀，香港九龙都系客家地头。所以旧时嗰啲所谓传话呀；旧时要传话嘅嘢，任何边一间差馆都有传话嘅嘢。帮办鬼头上门乜都带埋个传话嘅。呢种传话都系客家人，佢近地嘛！呢处佢自细嘛！1935年，捞家，嗰啲嘛！（问：开赌档呀嗰啲啦！）系嘞！即系走私漏税嗰啲。

旧银两与新银圆

吴瑞卿旁白：

今日香港现在还有俗语说：「受人二分四。」表示打工收入微薄。二分四其实与旧时的银元本位有关。杜煥当年加入盲人组织，永久会费一个四，即旧时的一两银，怎样换算呢？

杜煥讲话：

个四银钱，俾咗个四就永远嘅嘞（类似盲人工会的会费）。旧时叫做一两银，个五佢就收个四嘅！一两银突咗八厘嘛；个四银钱突咗八厘佢冇得续嘅！

四十年代

香港沦陷缺米缺粮

吴瑞卿旁白：

第二次大战香港沦陷是香港人的悲惨的历史。杜煥记忆和描述非常生动。日本攻打香港，英军未投降之前，缺米缺粮。失明的杜煥就是靠街坊帮助渡过日子。沦陷之前几天他更曾经跟随朋友到尖沙咀太古仓抢米。

杜煥讲话：

唉！就在港九两地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哩，真系好惨，点惨法？事故太多，变迁甚大呀。喲，头一次，咁初期无米卖啦，在我哋更惨啦，系好彩，生来我哩，系油麻地，幸得有咁多熟街坊及各人；好彩贵人帮助，咁哩，得以维持生命啦。唉！捱到正月米单一上，每人有半斤米一日呀，咁市面上各人暂时渐渐一路平安嘞，已度过嘞。喲嘞，一到六月十二，蓬声就响喎，响乜嘢呀？演习呀，宣布一比四呀。惨啦，又次街头街尾啲饿殍满布喇。唉！又一轮恐慌，咁就捱啦，捱到年尾渐渐平安嘞，市面人心暂定嘞。好！一过一九四三年，七月一号又次变迁嘞，平安定咗啫，不下都系几个月，七八个月，蓬！一式化，抵制港纸，要没收！喲啦，搞到万物

即刻就起三倍嘞。喺嘢，搞到滿……又試不過一星期唔够，又試滿布呀饿殍在街头。讲到庙……我哋所见者哩，庙街嗰列呀，但凡空铺每晚都有呻吟在此，天明之后呀，拾尸真系不计其数嘢。我亲自踢到嘅，我数过有六七仗咁多！

市面恐慌遍地死伤

吴瑞卿旁白：

沦陷之后，很多香港人纷纷逃回中国大陆。杜煥的警师同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只剩下三几个人。

杜煥讲话：

咁就真正令人回味，当日之时，唉，真系无限伤心，见者伤心，讲者哩今时都流泪。但愿此后我哋各人永远不见呢啲咁嘅事故现出，咁就祝贺各人，借赖天恩。呀！几多凄惨方才捱到一九四四年，佢话停止配米嘢，吓！又次再制造一回，咁呀，嗰回都有咁惨，都略有些恐慌一个月度啦，咁市面暂定嘞。好嘞！人心直过，咁我卖唱又都好彩嘢，好彩在边度哩？因为个个都趯清光嘞。吓！我哋行家死有死，趯有趯，真系趯剩三几个嘅啫。系嘞！系我一个人在此就无趯到，因为一式化嗰阵时呀，最惨呀嗰年，灯火限制呀，人哋唔损伤我损伤，喺啦，点损伤法哩？凄凉嘢！

港人纷逃自由区

吴瑞卿旁白：

杜煥也曾经想过走难回大陆的自由区，但想到无以谋生，结果还是留在香港。

杜煥讲话：

1943年嗰阵时我就咁嘅，日本佬嗰阵时好多事干嘅。咁呀，灯火限制嘛，军票一式化嘛。7月1号，灯火限制12点就要熄灯嘅嘞！咁就变咗……我做夜生活嘅，不黠都靠呢啲地方嘛。所以一到熄灯啲人发茅嘞，唔敢叫啦。咦！谗吓都要趯路嘢，我谗唔到自己会喺处过得嗰个时期嘅嘢，因为啲行家趯唔少嘛。啲人趯路晒咁滞嘛，系剩我自己咁滞嘅啫，啲行家就。嘿！死嘢，几十蚊军票，百几银港银，一火水罐米，一金鱼缸，𠵼把冷（上去声）几乎凹晒嘞，凹剩嗰几十蚊港纸啲，军票都凹埋，米都凹埋嘞。弊嘞，要趯更？要 趯去第二处？日本仔唔趯路哩，我哋冇地走嘅嘢！只可去惠州呀上面嗰啲地方之嘢。咁嗰啲地方，去自由区要唱粤曲嘛，南音就实唔得！唔会听嘛！啲客家地方点会听唱南音呀？

战后卖唱私娼兴盛

吴瑞卿旁白：

捱过大战，杜煥又恢复在妓院娼寮卖唱。当时香港早已禁娼，杜煥卖唱的是在私娼地方。

杜煥讲话：

（荣：嗰时有冇啲常客搵你？）有，如果有就弊啦！系得两条街计埋，系得十间八

间系中意之嘛！第啲唔中意呀嘛！（荣：鸡搵你抑或啲人客搵你？）鸡！（啲人客俾钱啰？咁你唱几耐？）多数就系个零钟头，多数系；唱两支嘢就个零钟头啦！喺，唱一支《问米》，抑或唱一支《男烧衣》，咁就个几钟头啦！一个钟头过外啦！（荣：人客啱啱到嗰时唱，还是走嘅时候唱？）唔系！唔系咁嘅！系过夜啲啲呀！过夜客，佢唔系话就咁嘅客，冚把冷（上去声）都喺处过夜，喺处又请食宵夜呀咁嘅。差不多成日嗰个老举啲皮费都系佢嘅啦！

赌馆兴起娱乐场

吴瑞卿旁白：

战后经过几年复元，市面渐渐升平，娱乐场所纷纷兴起。当时的所谓娱乐场，主要讲赌馆。杜煥记得1944年尾，在深水埗、旺角和油麻地，开始有赌馆出现。

杜煥讲话：

不过开娱乐场哩，就1944。1944就12月23，我哋唐历计。嗰阵开始有娱乐场嘞！深水埗就「大华」啦，同埋里便「恒芳」啦，仲有好多我唔知架，油麻地就「品心」、「大观」啦，「大观」即系家阵时嘅「万寿宫」呀嘛，「弥敦」啦……（荣：主要都系赌钱啰？赌乜嘢？麻雀呀咁？）骰宝、牌九、番摊，呢三样！

赌馆主持成顾客

吴瑞卿旁白：

有了赌馆，杜煥又多了卖唱的主雇，就是打理赌馆的负责人。

杜煥讲话：

我讲话喺「弥敦」，晚晚唱到五点几嗰度，佢呀，佢就有得捞呀！佢开咗间长房，佢系打理人，就带埋家眷喺埋处住嘞。（荣：佢系负责开个娱乐场呀？）负责，唔系开；负责打理，咁就带埋公婆仔姆，喺埋嗰度住呀。（荣：所以你唱唔系唱俾啲赌客听。）唔系！（荣：你唱俾入面嘅管理人听！除咗喺「弥敦」娱乐场唱，仲有冇喺第二度娱乐场唱？）娱乐场，冇！由2月19打后就开始，至到……（荣：就喺「弥敦」唱呀？）5月初7晚，1945呀！

烟馆公然中环私娼

吴瑞卿旁白：

1935年香港废娼，但废娼之后私娼林立，近似公开，是什么原因？

杜煥讲话：

1926年我哋到香港，1935年至禁娼。废娼之前唔系，废娼之后先至系之嘛！嗰时废娼之后35，36年，37嗰几年，上海街同埋越南街有好多啲啲咁嘅窰嘛！啲啲红烟馆啲女招待都唔知几多，好似开鸡窰咁。私就反为明，即系等于公开。政府就有规矩，根本就唔系私嘅，不过就大开水喉，唔理咁解之嘛！唔系呀，嗰时四周围都系烟馆。政府系有呀，政府唔许可架，警察唔理就有事啦！香港地系咁嘅啦，明即是暗，暗即是明。即系好似中环啲啲私鬼鸡窰咁，真系好似老举寨咁嘅嘢！放钞呀，放溪钱呀，掉到随街系嘅嘢，即系旧时明寨一样嘅规矩，系嘛？摆开门户嘅嘢。实在系暗呀？明系鸡窰私娼，不过变成咁哩。

五十年代

紅磡烟館仗義留人

吳瑞卿旁白：

香港1931年立法禁烟，但实则到50年代仍然有不少非法鴉片烟館。1955年杜煥去了几个月澳门之后回到香港，无处栖身，就曾经在紅磡一間烟館住了一段时期。

杜煥讲话：

里边紅磡嘅烟館，有个老細，听见我返咗过嚟，就使啲人叫我入去见佢嘛！见到佢。「点呀？有冇地方住呀？」「鬼咩，边处住呀？」「梗系啦！香港哋不撻系咁嘅嘛，留食不留宿。咁啦，你唔嫌嘅，你就走上呢处踏啦！你又咁多人，所有客你都识得嘅。自然烟就唔使逗，饭呢？喺度，有钱就俾钱 买米，冇钱你就叫佢嘍柜桶擺，出佢嘅数，出老細嘅数。冇老友嚟嘅都 … 我嚟嗰阵时。」好呀！所以话我一生人，真系最好呢啲，呢啲咁嘅难得。靠啲乜嘢嘢？你又盲嘅，又唔系靠你打，又唔系靠你讲，又唔系靠你人面，又唔系靠你帮手。靠乜嘢呀？ 喺处住，就住到呢个1955年7月20，就入港台嚟。

佐治公园大众娱乐

吳瑞卿旁白：

战后和平，杜煥晚上在油麻地佐治公园卖唱，十分受欢迎，反映当年普罗市民生活的一面。

杜煥讲话：

唉！点解呢？因为喺佐治嗰处开个档。咁好嘞，吓！因为去门口唱吓，问人擺钱我唔惯，所以幸得朋友，一众好友帮忙呀，吓！同我搬啲櫈呀咁，出去到系佐治公园 处唱咗两年，令得街坊人人都几好嘞，几如意嘞，几合得街坊嘅心理呀。真系落雨呀，埋街市咁唱嘞，除非。差不多几乎嗰啲听嘢嘅人，仲紧要过我开档咁巴闭。一落雨哩，正所谓呀，一众客齐手夹脚同我将啲家生搬埋街市呀，来开档唱过，咁嘅。咁呢个档口估话好好嘞……

新鲜事物丽的呼声

吳瑞卿旁白：

1949或1950年时，香港曾经实施宵禁。之后丽的呼声出现，市民生活娱乐方式就有所改变了。

杜煥讲话：

又出丽的呼声，一出丽的呼声我哋双管齐下嘛。几样呀嘛，又出夜禁嘛。1949年定50年，嗰阵时夜禁，十二点唔俾打麻雀，禁止喧哗嘛。又出丽的呼声嘞，出丽的呼声最惨啦。呢九龙呀，冚把冷（上去声）都听丽的呼声，佢又唔使靠包租嘅电，咁样使乜帮衬我呢？早，佢有丽呼声听嘞。夜，嘈！唔敢 嘞。咁嘛，迫住我哋要开档啦。周围谗，谗，谗，谗好多笞地方然后至念到去官涌啦！

香港电台南音节目

吴瑞卿旁白：

上一辈的人很多还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，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都有南音节目。原来香港电台在战前早已有警师演唱节目。杜煥记得的警师，可能是连香港电台本身也很难找到历史纪录。

杜煥讲话：

因为香港台呀，战前至到战后，嗰啲行家入去做呢嗰南音节目呀，入去咁就咁嘅嘞。嗱！旧时初起时，阿勤、盲福，一日就一日嘅嘞，一个礼拜得一日，咁嘅嘞。咁又到沈恩，又系一个礼拜一日；入去咁就咁。又到日本仔时何耀华，又系嘞。好！一转咗和平咁啦，我同孔捷荣入去做过啦。我哋两家喺上边做，好彩博到顺便做住家叫唱呀嘛；博生意，即系当卖告白，咁样，吓。咁就做咗两个礼拜唔做，就推嘞。率之做咗四个礼拜就唔做，做咗四回我就唔做。两个礼拜一回，有乜用啲？孔捷荣就夹猛去啫，叫个开眼嘅去拍佢啦。点知拍咗一期，第二期刘少川……嗰阵刘少川做呀嘛，取消嘞，咁呀嘛。咁到何臣同孔捷荣结拜咗嘞，结咗拜做兄弟就好啦，佢上去搵刘少川攞番个节目嘞。星期五，系得个星期五，足足做咗两年。咁就逐渐孔捷荣条气唔顺呀，听见广州上面咁丰阜嘅，佢就返上广州，就辞咗，俾咗过陈日做，咁陈日咪喺度做啦。

电台演唱博取生意

吴瑞卿旁白：

50年代末，杜煥到香港电台演南音节目，收入如何？

杜煥讲话：

(荣：你去一次几多钱？) 嗰阵时？一次35蚊咋头头！有乜用啲？一个礼拜得一次。(荣：嗰时35蚊好多吓嘍！) 系啫，我知道！我就想唔做嘞，就俾我朋友闹住，就系招呼我上到嗰个。「咁你最低限度有卅几蚊一个礼拜呀，你嗰餐茶，嗰餐烟，顶得住吓呀！又何必呢？唏，咁你又博人哋嗰啲叫嘅啫！」咁7月10日去，收尾率之做到八月尾，即系做咗四次啦。到8月尾，钟恩龙就话：「睇吓嘞，好似话俾多个节目你嘅。好似系第二个月系嘅。」实系系嘅嘞，不过佢话定好似系，呢啲钟恩龙嗰啲幽默嘢。好嘞，九月就俾两个节目嘞，有70蚊一个礼拜啦。到第二年，就俾够三个节目嘞，即系1957年，57就俾。冇错，一个礼拜两次做咗好耐呀，57年哩就俾多次嘞，俾三次呀。咁就几好啦！一个礼拜三次嘞。58年哩，升多10蚊，咁就45，好有心机做嘍！

六十年代

七十年代中断南音

吴瑞卿旁白：

杜煥在香港电台唱了15年，一星期三次。可见南音是受听众欢迎的曲艺节目。他一直唱到1970年底，这时候歌曲风尚改变了，电台取消南音节目，改为播中、西流行曲为主。

杜煥讲话：

直情70年，哩，玩口味啲！歇吓先啲，梗系咁推嘅啦，戇居！唔通话唔爱嘞咁咩，梗嘅啦！好听啲嘛！我套《再生缘》都夹猛埋嘅，如果系要正式嚟做嘅，仲要做多一年至得，至做得埋。咁预早一个月通知叫早啲埋咗佢咯，咁就埋咗佢。（嗰时你一个礼拜三次，一、三、五呀？）一、三、五嘍。（荣：几点到几点呀？）啲时间变更好多。嗱！有时年年变都有嘅。最长远就好似三点至四点。我都唔记得真啦！（一次有半个钟头？）一次半个啫嘛！（半个钟头有45蚊都几好啲！）唔系话佢唔好，我有话佢唔好！

吸毒人编唱戒毒歌

吴瑞卿旁白：

60年代香港有禁毒运动，有一次在九龙伊利沙白青年馆举行综合晚会。当中有南音禁毒歌，竟然是由一直吸鸦片的杜煥来撰曲。这也可谓香港宣传禁毒一段有趣的小插曲。

杜煥讲话：

禁毒运动，我同钟恩龙编啲啲歌词。佢话：「你唔好将你自己嚟比得格！」系，我唔知有两句嘢，即系劝禁毒呀嘛！喺伊利沙白礼堂呀。禁毒运动我哋做嘞。后尾俾啲老细笑到我面都黄呀。「你戒甩嘅啦？」

七十年代

戒毒不易鸦片难求

吴瑞卿旁白：

从来到香港不久，未到二十岁就开始染上毒癮，杜煥一生都在吸食鸦片。很多人以为曲艺界很多唱者吸鸦片，是与其气魄与腔喉韵味有关，但杜煥断然说无关。只怪自己年少无知，习染不良嗜好。杜煥的鸦片癮是到1971年左右才戒掉的。怎样戒？

杜煥讲话：

（荣：系唔系好辛苦嘅啫，戒啲阵时？）梗系啦！俾时间长呀，俾啲时间嚟博佢。如果一气就唔得，我哋顶唔顺呀！淡啲，即系淡啲淡啲咁。我就咁，头头一钱，就落二两水；二两水就嚟做三日。饮完啲三日，第二次又一钱，又系三日；第三回又系三日；第四回三日半。（嗰时一钱要几钱呀？）有限啫，一钱十几蚊之嘛！（边度去买到呀？）梗系叫啲道友去买。（你点样决定要戒呢？）嗱！你去边度搵呀？又贵又恶搵。（系呢几年恶搵咗？）系呢三四年啦！家下头尾四年啦！呢左近都系啦！（即系要搵都搵到呀？）搵就搵到。贵嘞，成六七十蚊一钱，成四倍。咁咪戒咗啦。

日四五十勉强维生

吳瑞卿旁白：

1970年香港电台取消南音节目后，杜煥只能在旺角街头唱曲，在先施公司门前最多。一个月中或者有五六次有人找他上门去唱。生活非常勉强。

杜煥讲话：

(荣：净系靠一个月五次六次帮啲住家唱，咁够唔够钱过活?) 咁呀都可以嘅，你估要番去买田咩! 如果唔够嘅咪勤力啲嘢，唔够咪去先施公司地方，去多两晚嘢!(而家咁你去先施公司一晚可以搵到几多钱? 唱都唔会唱好耐啦?) 话唔埋架! 好似话个零钟头啦，有时就睇嚟凑啦，有时撞着啲知音人呀，十蚊呀廿蚊呀都有。普通嚟计五六十都有嘅。普通计得番，唔好计一晚晚番。有时一晚十零蚊，廿零蚊都有之喎。即系普通嚟计，拉匀计，都系四十零五十蚊度啦。

伤残津贴聊帮补穷人

吳瑞卿旁白：

1973年以后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香港开始有老人和伤残津贴。金额虽然少，但对穷困阶层，也算有一些帮助。

杜煥讲话：

好彩，好彩家下有番呢百零银帮补。哩，啲伤残津贴哩! 有百几嘛，政府津贴残癈啲啲呀! 有百零呀。我哋几十年喺处都有，咁又点啲?(荣：几时开始有?) 旧年啦!(点解忽然间有津贴嘅?) 嘿，呢啲唔知佢啲议员嘞，即系话啲啲老人金，七十五岁领啲啲哩! 咁我又未够，有啲伤残津贴，几好呀! 伤残分子有百几，百零银都好嘅。系唔系都有几蚊打吓底先呀。我哋啲正所谓成日讲茶，如果好似人哋咁喺屋企煲饭食就够嘅。买一斤米呀，食唔晒呀嘛，一斤又点食得晒呀? 买啲咸鱼仔咁蒸，点唔够食呀? 够! 不过你啲又话买烟啦，又讲饮茶哩，又讲去街哩，多事嘅啫咁就。

食指民生一日开支

吳瑞卿旁白：

究竟在1970年代中，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消费如何? 看看杜煥讲他一日的开支就知道了。

杜煥讲话：

朝头早，点乜都三个零银钱。唔使你多呀，一盅饭去咗两个几，一笼烧卖，抑或一碟烧卖，三个几啦! 一盅茶，总共四蚊啦大佬。晐，啲数嚟嘅。咁就到晏昼十一二点，十一二点呢一餐最少都四蚊，至少嘞，有时仲七个几八蚊呀。呀，又一阵啦，一阵到五点零啲餐饭，整碗汤饭，或者整个汤饮呀，整碗白饭，咁又四个几、五蚊、五个几，呢啲系数嚟。呢啲，大话怕计数，一计起就系数。就喺呢处十几蚊一日嘢。咁其他去吓地方，去吓边处呀……

历史流逝鸟乌声中

吴瑞卿旁白：

1975年，荣鸿曾请杜煥在上环富隆茶楼唱曲录音，重构旧茶楼卖唱的环境。在富隆茶楼，茶客如常把鸟笼挂起，茶楼伙记斟茶叫卖点心，杜煥唱曲，背景有茶客谈笑声、鸟儿唱歌声、叫卖点心声，混为一片。杜煥显然也很开心自在。富隆是香港最后的传统茶居，在杜煥唱曲录音的后一年拆了，杜煥也在1979年过世。这种旧式茶居的声音景貌，就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了。……这是警师杜煥一个人的故事，也是一个香港故事。

杜煥讲话：

嘻嘻，啲雀仔音呀嘛！雀仔唔拘呀！（问：雀仔咁嘈！）雀仔唔拘……雀仔唔拘嘅呵……（播出录音）呢架系乜嘢牌子呀？（荣：呢架系美国公司出嘅牌子。）哦！（荣：唱完咗十二段，下次唱乜嘢？下次呢？）报仇啦……嗰日我讲你听系……百分之四十，家下计埋就（唱了）百分之八十，百分之七十几八十……下次就《报仇》啦，《复仇》哩！